

吉光片羽

夏天的风

□白金锁

闷热的夏日,躲在斗室里,徜徉在过往的作品里,终于让忙碌的脚步停下来,似乎忘记了吃饭睡觉,更忘记这是夏天的时光。

忽然,一阵风从窗户吹进斗室。这些许的凉爽,让我心头微微一颤,这就是夏风了。想想过往的时光里,写过春风,赞过秋风,也恨过冬风,唯独夏风在我的作品里还从来没有提到过。是夏风不美,还是对夏风有偏见,似乎都不是,或许是对夏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让我总觉得写不出它的美,因此一直没有动笔,今天突然就有了写夏风的冲动。

都说夏风是热的,总让人心烦,那是你对夏风有偏见。记得小时候中午坐在打麦场旁边的树荫下,一阵夏风吹过,浑身感觉凉爽。看场的大爷说是好风。那时候,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能有一阵风驱走炎热,也算是唯一的奢求了。

夏天的风,吹拂过我们心中的故事和梦想,也吹动过古人的情怀。夏风是美的,这不仅是农民对它的赞美,也是历代文人墨客的赞美。

夏风,在唐代高骈的《山亭夏日》里是这样的:“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诗中描写出“水帘波动”的美景,更美的是风中蔷薇那醉人的芳香,一时间,视觉和嗅觉都被注入了梦幻的气息。“猛风飘电黑云生,霎霎高林簇雨声。夜久雨休风又定,断云流月却斜明。”这是韩偓的《夏夜》,诗中描写出了“猛风飘电”的快意,炎热的夏日,怎能少了疾风骤雨,风雨总会在夜深人静之时,挥洒着豪情,来去匆匆,只留下断云流月,好像风雨侵袭从未发生似的。

“谁人敢议清风价,无乐能过百日闲。水鸟得鱼长自足,岭云含雨只空还。”这是宋代韩琦《北塘避暑》

里的句子。诗中描写了“清风无价”的恣意,夏风是慷慨无价的,它洗尽暑日的燥热烦闷。谁能估量清风的价格呢?一句反问,勾勒出风吹夏日云含雨的快乐时光!

记得小时候,夏天的风总是和一些食物相关联,你看清风吹拂着枝头的红杏,令人垂涎欲滴,瞬间落满一地,这时无论主家在与不在,都能品到杏子酸甜的味道。还有菜园里顶花带露的黄瓜、茄子、西红柿,飘出夏风的味道。那时候,还有打麦场上父亲那句“风来,快点儿扬”的口头禅。这时候的夏风,又有烟火乡愁的味道。

长大后,夏天的风似乎总是和情感相关联,总有一些心绪要在夏天里盘根、生长,演绎出一个个不一样的故事,例如亭中纳凉、山中寻幽、登高望远和把酒临风;在风中可以听蝉鸣、赏荷花,看一帘骤雨落入田间;在忙碌中偷得浮生半日闲,坐在亭中沏一壶茶,捧一本书或是临水举一钓竿,任夏风穿过荷塘,吹散心中的郁闷和烦躁,那是人生多美的风景啊;入夜还可临窗咏月,让一缕清风化为夏日的一丝宁静;在房上纳凉数星星,看着牛郎织女星,回想着母亲讲过无数次的故事,枕着夏风进入梦乡……

坐在斗室里,一缕夏风带来麦香的味道,似乎有些日子没有放逐田园了。收起案头凌乱的作品,走出斗室,走进田园,拥抱田野的风光。原来夏风一直都在心里,是季节不曾缺失的过客,是生活里一直珍藏的快意诗情!

几日光景,麦浪很快变成麦茬。我终于举起手机捕捉到多年未能拍到的光影,联合收割机荡起的烟尘,随着夏风,风干成农民脸上的笑容,也成为我心里最美的风景。

夏风,在麦田里出发的那一刻,已定格在我的夏日文集里,美成夏日时光里不可缺失的故事。

玉壶冰心

相守皆安然

□王晗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洒在客厅的藤椅上。父亲坐在那里,腿上盖着一条薄毯子,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母亲坐到旁边的小凳子上,低头剥着毛豆。毛豆是早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绿莹莹的,豆荚上还挂着露水。母亲的动作较慢,用指甲掐开豆荚,然后拇指一推,两颗青豆就落进了搪瓷盆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父亲偶尔抬起头来打量她一眼,并没有说话,继续看报。

每天都是这样坐着,不说话,也不觉得无聊,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他们也跟着走到了另一边。母亲有时起身为父亲倒水,顺手把滑落的毯子塞回去。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做这些动作,已经熟练得像呼吸一样,不需要提示,也不需要道谢。

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是他们结婚的时候种下的。现在树干很粗,每年五月开一树红花,秋天结满果实。母亲会把石榴摘下来剥皮,把里面的籽抠出来放进玻璃碗里。因为父亲的血糖比较高,所以不能多吃,但是每次母亲都会放上一小碗,父亲吃上几粒之后摇头表示不吃了。母亲说尝鲜吧,不会有啥事的。第二天,她又要剥一碗。

唐代白居易的《赠内》中有诗句:“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且素,偕老共欣欣。”贫穷、朴素是他们经历过的生活。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间土坯房,几件旧家具。母亲说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来没有吵过架。父亲接话道:“吵什么呢,日子还是要往前走的。”现在住进楼房

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不浪费一粒米、不剩一口菜的习惯。母亲做菜,父亲洗碗;母亲买菜,父亲提篮。几十年来一直分工明确,从未更迭过。

母亲常说,两个人过日子就像走路。抬起左脚的时候,右脚也跟着抬起来,交替着走才能走得更远,两脚同时抬起来就会摔倒。父亲在旁边听着没有作答,只是微微点头。他点头的动作很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但是母亲总是能看到的。看到父亲点头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转而去干别的事了。

晚饭过后,他们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母亲看了一会儿便打起盹来,头靠在了父亲的肩上。父亲一动不动,让她靠着,电视里画面一明一暗地投射在他们的脸上。

母亲醒来后问:“你怎么不叫醒我?”父亲说:“不用着急。”之后起身把电视关掉去洗漱。生活就是如此,不必太着急。

宋人辛弃疾曾经写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来形容农家生活。“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白发翁媪,就是指年老的父母。不知道什么叫“相媚好”,只知道天亮了就起床,天黑了就睡觉,饭熟了就吃饭,老了就相互搀扶着走。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海誓山盟,但是每一步都踏在实处,每一天都过得安稳。相守皆安然,并非天生的,而是日复一日地磨练出来的。棱角被磨平了,急躁也被磨平了,只留下了温润的、妥帖的陪伴。每年石榴树都会开花结果,不用说话就能感受到春天来了、秋天到了。人也一样,一看就知道有人在等你,有人需要你。

最好的相守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阳光来了就一起晒着,雨来了就一起撑伞。真正的安然,是把日常活成了习惯,像呼吸一样不用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

芳草地

东湖辞(外一首)

□吴道鐸

波光粼粼,3900亩的坦荡
属于东湖

温柔,慈悲
众溪的归所
容纳蓝天,白云,飞鸟
也收留树木,水草,游鱼

垂柳轻拂水面
白鹭漫步浅滩
静处,波澜不惊
风起,微波荡漾
东湖的各种表情
都让人怦然心动

我偏爱明亮的事物
譬如小溪潺潺,清澈见底
譬如东湖澄明,动静皆宜

我笃信一池湖于一座城的意义
化刚为柔
草木葱茏,鸟影轻盈
僵硬的高楼也有婉约的神情

湖光潋滟
照见万物苍生
照见一座城的今生

我更喜欢隔窗远望
片段的东湖,时隐时现的那种
这样的距离正好
若即若离。不远,也不近

夏荷

微风轻拂
荷叶摇动
含苞的,盛放的
都是紫色的心情

在夏日林江
遇到荷
几千株聚于一塘
蝴蝶停在荷叶上也飞在向日葵中

左边是车水马龙
右边是安静祥和
向左向右
动静皆宜

荷自开
人自来

墨池吟

幸福的田野

□王志敏

滹沱平野拓新疆,锦绘正定万亩仓。
阡陌连绵铺秀色,针丝婉转颂安康。
昔持民策兴乡邑,今展嘉禾溢稻香。
千里膏腴皆胜景,一屏幸福入诗行。